資治通鑑/卷267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卷二百六十六 ◄

資治通鑑
卷二百六十七 後梁紀二

► 卷二百六十八

起著雍執徐八月，盡重光協洽二月，凡二年有奇。

資治通鑑 第267卷

【後梁紀二】　起著雍執徐八月，盡重光協洽二月，凡二年有奇。

太祖神武元聖孝皇帝中開平二年（戊辰，公元九零八年）

八月，吳越王鏐遣寧國節度使王景仁奉表詣大梁，陳取淮南之策。景仁即茂章也，避梁諱改焉。

淮南遣步軍都指揮使周本、南面統軍使呂師造擊吳越，九月，圍蘇州。吳越將張仁保攻常州之東洲，拔之。淮南兵死者萬餘人。淮南以池州團練使陳璋為水陸行營都招討使，帥柴再用等諸將救東洲，大破仁保於魚蕩，復取東洲。柴再用方戰舟壞，長槊浮之，僅而得濟。家人為之飯僧千人，再用悉取其食以犒部兵，曰：「士卒濟我，僧何力焉！」

丙子，蜀立皇后周氏。后，許州人也。

晉周德威、李嗣昭將兵三萬出陰地關，攻晉州，刺史徐懷玉拒守。帝自將救之，丁丑，發大梁，乙酉，至陝州。戊子，岐王所署延州節度使胡敬璋寇上平關，劉知俊擊破之。

周德威等聞帝將至，乙未，退保隰州。荊南節度使高季昌遣兵屯漢口，絕楚朝貢之路。楚王殷遣其將許德勳將水軍擊之，至沙頭，季昌懼而請和。殷又遣步軍都指揮使呂師周將兵擊嶺南，與清海節度使劉隱十餘戰，取昭、賀、梧、蒙、龔、富六州。殷土宇既廣，乃養士息民，湖南遂安。

冬，十月，蜀主立後宮張氏為貴妃，徐氏為賢妃，其妹為德妃。張氏，鄆人，宗懿之母也。二徐，耕之女也。

華原賊帥溫韜聚眾嵯峨山，暴掠雍州諸縣，唐帝諸陵發之殆遍。

庚戌，蜀主講武於星宿山，步騎三十萬。

丁巳，帝還大梁。

辛酉，以劉隱為清海、靜海節度使，以膳部郎中趙光裔、右補闕李殷衡充官告使，隱皆留之。光裔，光逢之弟；殷衡，德裕之孫也。

依政進士梁震，唐末登第，至是歸蜀。過江陵，高季昌愛其才識，留之，欲奏為判官。震恥之，欲去，恐及禍，乃曰：「震素不慕榮宦，明公不以震為愚，必欲使之參謀議，但以白衣侍樽俎可也，何必在幕府！」季昌許之。震終身止稱前進士，不受高氏辟署。季昌甚重之，以為謀主，呼曰先輩。

帝從吳越王鏐之請，以亳州團練使寇彥卿為東南面行營都指揮使，擊淮南。十一月，彥卿帥眾二千襲霍丘，為土豪朱景所敗；又攻廬、壽二州，皆不勝。淮南遣滁州刺史史儼拒之，彥卿引歸。

定難節度使李思諫卒；甲戌，其子彝昌自為留後。

劉守文舉滄德兵攻幽州，劉守光求救於晉，晉王遣兵五千助之。丁亥，守文兵至盧台軍，為守光所敗；又戰玉田，亦敗。守文乃還。

癸巳，中書侍郎、同平章事張策以刑部尚書致仕；以左僕射楊涉同平章事。

保塞節度使胡敬璋卒，靜難節度使李繼徽以其將劉萬子代鎮延州。

是歲，弘農王遣軍將萬全感繼書間道詣晉及岐，告以嗣位。

帝將遷都洛陽。

太祖神武元聖孝皇帝中開平三年（己巳，公元九零九年）

春，正月，己巳，遷太廟神主於洛陽。甲戌，帝發大梁。壬申，以博王友文為東都留守。己卯，帝至洛陽。庚寅，饗太廟。辛巳，祀圓丘，大赦。

丙申，以用度稍充，初給百官全俸。

二月，丁酉朔，日有食之。

保塞節度使劉萬子暴虐，失眾心，且謀貳於梁，李繼徽使延州牙將李延實圖之。延實因萬子葬胡敬璋，攻而殺之，遂據延州。馬軍都指揮使河西高萬興與其弟萬金聞變，以其眾數千人詣劉知俊降。岐王置翟州於鄜城，其守將亦降。

三月，甲戌，帝發洛陽。以山南東道節度使楊師厚兼潞州四面行營招討使。

庚辰，帝至河中，發步騎會高萬興兵取丹、延。

丙戌，以朔方節度使兼中書令韓遜為潁川王。遜本靈州牙校，唐末據本鎮，前廷因而授以節鉞。

辛卯，丹州刺史崔公實請降。

徐溫以金陵形勝，戰艦所聚，乃自以淮南行軍副使領升州刺史，留廣陵，以其假子元從指揮使知誥為升州隊遏兼樓船副使，往治之。

夏，四月，丙申朔，劉知俊移軍攻延州，李延實嬰城自守。知俊遣白水鎮使劉儒分兵圍坊州。

庚子，以王審知為閩王，劉隱為南平王。

劉知俊克延州，李延實降。

淮南兵圍蘇州，推洞屋攻城，吳越將臨海孫琰置輪於竿首，垂絲亙投錐以揭之，攻者盡露，砲至則張網以拒之，淮南人不能克。吳越王鏐遣牙內指揮使錢鏢、行軍副使杜建徽等將兵救之。

蘇州有水通城中，淮南張網綴鈴懸水中，魚鱉過皆知之。吳越游弈都虞候司馬福欲潛行入城，故以竿觸網，敵聞鈴聲舉網，福因得過，凡居水中三日，乃得入城。由是城中號令與援兵相應，敵以為神。

吳越王鏐嘗游府園，見園卒陸仁章樹藝有智而志之，及蘇州被圍，使仁章通信入城，果得報而返。鏐以諸孫畜之，累遷兩府軍糧都監使，卒獲其用。仁章，睦州人也。

辛亥，吳越兵內外合擊淮南兵，大破之，擒其將何朗等三十餘人，奪戰艦二百艘。周本夜遁，又追敗之於皇天蕩。鍾泰章將精兵二百為殿，多樹旗幟於菰蔣中，追兵不敢進而還。

岐王所署保大節度使李彥博、坊州刺史李彥昱皆棄城奔鳳翔，鄜州都將嚴弘倚舉城降。己未，以高萬興為保塞節度使，以絳州刺史牛存節為保大節度使。

淮南初置選舉，以駱知祥掌之。

五月，丁卯，帝命劉知俊乘勝取邠州，知俊難之，辭以闕食，乃召還。

佑國節度使王重師鎮長安數年，帝在河中，怒其貢奉不時，己巳，召重師入朝，以左龍虎統軍劉捍為佑國留後。癸酉，帝發河中；己卯，至洛陽。

劉捍至長安，王重師不為禮，捍譖之於帝，雲重師潛與邠、岐通。甲申，貶重師溪州刺史，尋賜自盡，夷其族。

劉守文頻年攻劉守光不克，力大發兵，以重賂招契丹、吐谷渾之眾，合四萬屯薊州。守光逆戰於雞蘇，為守文所敗。守文單馬立於陳前，泣謂其眾曰：「勿殺吾弟！」守光將元行欽識之，直前擒之，滄德兵皆潰。守光囚之別室，栴之蒺棘，乘勝進攻滄州。滄州節度判官呂兗、孫鶴推守文子延祚為帥，乘城拒守。兗，安次人也。

忠武節度使兼侍中劉知俊，功名浸盛，以帝猜忍日甚，內不自安。及王重師誅，知俊益懼。帝將伐河東，急征知俊入朝，欲以為河東西面行營都統；且以知俊有丹、延之功，厚賜之。知俊弟右保勝指揮使知浣從帝在洛陽，密使人語知俊云：「入必死。」又白帝，請帥弟侄往迎知俊，帝許之。六月，乙未朔，知俊奏稱「為軍民所留」，遂以同州附於岐，執監軍及將佐之不從者，皆械送於岐。遣兵襲華州，逐刺史蔡敬思，以兵守潼關。潛遣人以重利啖長安諸將，執劉捍，送於岐，殺之。知俊遣使請兵於岐，亦遣使請晉人出兵攻晉、絳，遺晉王書曰：「不過旬日，可取兩京，復唐社稷。」

丁未，朔方節度使韓遜奏克鹽城，斬岐所署刺史李繼直。

帝遣近臣諭劉知俊曰：「朕待卿甚厚，何忽相負？」對曰：「臣不背德，但畏族滅如王重師耳。」帝復使謂之曰：「劉捍言重師陰結邠、岐，朕今悔之無及，捍死不足塞責。」知俊不報。庚戌，詔削知俊官爵，以山南東道節度使楊師厚為西路行營招討使，帥侍衛馬步軍都指揮使劉鄩等討之。辛亥，帝發洛陽。

劉鄩至潼關東，獲劉知俊伏路兵藺如誨等三十人，釋之使為前導。劉知浣迷失道，盤桓數日，乃至關下，關吏納之。如海等繼至，關吏不知其已被擒，亦納之。鄩兵乘門開直進，遂克潼關，追及知浣，擒之。

癸丑，帝至陝。

丹州馬軍都頭王行思等作亂，刺史宋知海逃歸。

帝遣劉知俊侄嗣業持詔指同州招諭知俊，知俊欲輕騎詣行在謝罪，弟知偓止之。楊師厚等至華州，知俊將聶賞開門降。知俊聞潼關不守，官軍繼至，蒼黃失圖，乙卯夜，舉族奔岐。楊師厚至長安，岐兵已據城，師厚以奇兵並南山急趨，自西門入，遂克之。庚申，以劉鄩權佑國留後。岐王厚禮劉知俊，以為中書令。地狹，無藩鎮處之，但厚給俸祿而已。

劉守光遣使上表告捷，且言「俟滄德事畢，為陛下掃平並寇。」亦致書晉王，雲欲與之同破偽梁。

撫州刺史危全諷自稱鎮南節度使，帥撫、信、袁、吉之兵號十萬攻洪州。淮南守兵才千人，將吏皆懼，節度使劉威密遣使告急於廣陵，日召僚佐宴飲。全諷聞之，屯象牙潭，不敢進，請兵於楚，楚王殷遣指揮使苑玫會袁州刺史彭彥章圍高安以助全諷。玫，蔡州人；彥章，玾之兄子也。

徐溫問將於嚴可求，可求薦周本。乃以本為西南面行營招討應援使，將兵七千救高安。本以前攻蘇州無功，稱疾不出，可求即其臥內強起之。本曰：「蘇州之役，敵不能勝我，但主將權輕耳。今必見用，願毋置副貳乃可。」可求許之。本曰：「楚人為全諷聲援耳，非欲取高安也。吾敗全諷，援兵必還。」乃疾趣象牙潭。過洪州。劉威欲犒軍，本不肯留。或曰：「全諷兵強，君宜觀形勢然後進。」本曰：「賊眾十倍於我，我軍聞之必懼，不若乘其銳而用之。」

秋，七月，甲子，以劉守光為燕王。

梁兵克丹州，擒王行思。

商州刺史李稠驅士民西走，將吏追斬之，推都押牙李玫主州事。

庚午，改佑國軍曰永平。

河東兵寇晉州，抄掠至堯祠而去。

癸酉，帝發陝州，乙亥，至洛陽，寢疾。

初，帝召山南東道節度使楊師厚，欲使督諸將攻潞州，以前兗海留後王班為留後，鎮襄州。師厚屢為班言牙兵王求等凶悍，宜備之，班自恃左右有壯士，不以為意，每眾辱之。戊寅，謫求戍西境，是夕，作亂，殺班，推都指揮使雍丘劉玘為留後。玘偽從之，明日，與指揮使王延順逃詣帝所。亂兵奉平淮指揮使李洪為留後，附於蜀。未幾，房州刺史楊虔亦叛附於蜀。

危全諷在象牙潭，營柵臨溪，亙數千里。庚辰，周本隔溪布陳，先使羸兵嘗敵。全諷兵涉溪追之，本乘其半濟，縱兵擊之，全諷兵大潰，自相蹂藉，溺水死者甚眾，本分兵斷其歸路，擒全諷及將士五千人。乘勝克袁州，執刺史彭彥章，進攻吉州，歙州刺史陶雅使其子敬昭及都指揮使徐章將兵襲饒、信，信州刺史危仔倡請降，饒州刺史唐寶棄城走。行營都指揮使米志誠、都尉呂師造等敗苑玫於上高。吉州刺史彭玕帥眾數千人奔楚，楚王殷表玕為郴州刺史，為子希範娶其女。淮南以左先鋒指揮使張景思知信州，遣行營都虞候骨言將兵五千送之。危仔倡聞兵至，奔吳越，吳越王鏐以仔倡為淮南節度副使，更其姓曰元氏。危全諷至廣陵，弘農王以其嘗有德於武忠王，釋之，資給甚厚。八月，虔州刺史盧光稠以州附於淮南。於是江西之地盡入於楊氏。光稠亦遣使附於梁。

甲寅，上疾小瘳，始復視朝。

以鎮國節度使康懷貞為西路行營副招討使。

蜀主命太子宗懿判六軍，開永和府，妙選朝士為僚屬。

辛酉，均州刺史張敬方奏克房州。

岐王欲遣劉知俊將兵攻靈、夏，且約晉王使攻晉、絳。晉王引兵南下，先遣周德威等將兵出陰地關攻晉州，刺史邊繼威悉力固守。晉兵穿地道，陷城二十餘步，城中血戰拒之，一夕城復成。詔楊師厚將兵救晉州，周德威以騎扼蒙坑之險，師厚擊破之，進抵晉州，晉兵解圍遁去。

李洪寇荊南，高季昌遣其將倪可福擊敗之。詔馬步都指揮使陳暉將兵會荊南兵討洪。

蜀主以御史中丞王鍇為中書侍郎、同平章事。

陳暉軍至襄州，李洪逆戰，大敗，王求死。九月，丁酉，拔其城，斬叛兵千人，執李洪、楊虔等送洛陽，斬之。

丁未，以保義節度使王檀為潞州東面行營招討使。

劉守光奏遣其子中軍兵馬使繼威安撫滄州吏民。戊申，以繼威為義昌留後。

辛亥，侍中韓建罷守太保，左僕射、同平章事楊涉罷守本官。以太常卿趙光逢為中書侍郎，翰林奉旨工部侍郎杜曉為戶部侍郎，並同平章事。曉，讓能之子也。

淮南遣使者張知遠修好於福建，知遠倨慢，閩王審知斬之，表上其書，始與淮南絕。審知性儉約，常躡麻屨，府捨卑陋，未嘗營葺。寬刑薄賦，公私富實，境內以安。歲自海道登、萊入貢，沒溺者什四五。

冬，十月，甲子，蜀司天監胡秀林獻《永昌歷》，行之。

湖州刺史高澧性凶忍，嘗召州吏議曰：「吾欲盡殺百姓，可乎？」吏曰：「如此，則租賦何從出？當擇可殺者殺之耳。」時澧糾民為兵，有言其咨怨者，澧悉集民兵於開元寺，紿雲犒享，入則殺之，死者逾半；在外者覺之，縱火作亂。澧閉城大索，凡殺三千人。吳越王鏐欲誅之，戊辰，澧以州叛附於淮南，舉兵焚義和臨平鎮，鏐命指揮使錢鏢討之。

十一月，甲午，帝告謝於圜丘；戊戌，大赦。

鄴王羅紹威得風痺病，上表稱：「魏故大鎮，多外兵，願得有功重臣鎮之，臣乞骸骨歸第。」帝聞之，撫案動容。己亥，以其子周翰為天雄節度副使，知府事。謂使者曰：「亟歸語而主：為我強飯！如有不可諱，當世世貴爾子孫以相報也。今使周翰領軍府，尚冀爾復愈耳。」

岐王欲取靈州以處劉知俊，且以為牧馬之地，使知俊自將兵攻之。朔方節度使韓遜遣使告急；詔鎮國節度使康懷貞、感化節度使寇彥卿將兵攻邠寧以救之。懷貞等所向皆捷，克寧、衍二州，拔慶州南城，刺史李彥廣出降。遊兵侵掠及涇州之境，劉知俊聞之，十二月，己丑，解靈州圍，引兵還。帝急召懷貞等還，遣兵迎援於三原青谷。懷貞等還，至三水，知俊遣兵據險邀之，左龍驤軍使壽張王彥章力戰，懷貞等乃得過。懷貞與裨將李德遇、許從實、王審權分道而行，皆與援兵不相值，至昇平，劉知俊伏兵山口，懷貞大敗，僅以身免，德遇等軍皆沒。岐王以知俊為彰義節度使，鎮涇州。

王彥章驍勇絕倫，每戰用二鐵槍，皆重百斤，一置鞍中，一在手，所向無前，時人謂之「王鐵槍」。

蜀蜀州刺史王宗弁稱疾，罷歸成都，杜門不出。蜀主疑其矜功怨望，加檢校太保，固辭不受，謂人曰：「廉者足而不憂，貪者憂而不足。吾小人，致位至此，足矣，豈可求進不已乎！」蜀主嘉其志而許之，賜與有加。

劉守光圍滄州久不下，執劉守文至城下示之，猶固守。城中食盡，民食堇泥，軍士食人，驢馬相啖□□尾。呂兗選男女羸弱者，飼以麴面而烹之，以給軍食，謂之宰殺務。

太祖神武元聖孝皇帝中開平四年（庚午，公元九一零年）

春，正月，乙未，劉延祚力盡出降。時劉繼威尚幼，守光使大將張萬進、周知裕輔之鎮滄州，以延祚及其將佐歸幽州，族呂兗而釋孫鶴。兗子琦，年十五，門下客趙玉紿監刑者曰：「此吾弟也，勿妄殺。」監刑者信之，遂挈以逃。琦足痛不能行，玉負之，變姓名，乞食於路，僅而得免。琦感家門殄滅，力學自立，晉王聞其名，署代州判官。

辛丑，以盧光稠為鎮南留後。

劉守光為其父仁恭請致仕，丙午，以仁恭為太師，致仕。守光尋使人潛殺其兄守文，歸罪於殺者而誅之。

二月，萬全感自岐歸廣陵，岐王承製加弘農王兼中書令，嗣吳王，於是吳王赦其境內。

高澧求救於吳，吳常州刺史李簡等將兵應之，湖州將盛師友、沈行思閉城不內；澧帥麾下五千人奔吳。三月，癸巳，吳越王鏐巡湖州，以錢鏐為刺史。

蜀太子宗懿驕暴，好陵傲舊臣。內樞密使唐道襲，蜀主之嬖臣也，太子屢譴之於朝，由是有隙，互相訴於蜀主。蜀主恐其交惡，以道襲為山南西道節度使、同平章事。道襲薦宣徽北院使鄭頊為內樞密使，頊受命之日，即欲按道襲昆弟盜用內庫金帛。道襲懼，奏頊褊急，不可大任，丙午，出頊為果州刺史，以宣徽南院使潘炕為內樞密使。

夏州都指揮使高宗益作亂，殺節度使李彝昌。將吏共誅宗益，推彝昌族父蕃漢都指揮使李仁福為帥，癸丑，仁福以聞。夏，四月，甲子，以仁福為定難節度使。

丁卯，宋州節度使衡王友諒獻瑞麥，一莖三穗，帝曰：「豐年為上瑞。今宋州大水，安用此為！」詔除本縣令名，遣使詰責友諒，以兗海留後惠王友能代為宋州留後。友諒、友能，皆全昱子也。

帝以晉州刺史下邑華溫琪拒晉兵有功，欲賞之，會護國節度使冀王友謙上言晉、絳邊河東，乞別建節鎮，壬申，以晉、絳、沁三州為定昌軍，以溫琪為節度使。

左金吾大將軍寇彥卿入朝，至天津橋，有民不避道，投諸欄外而死。彥卿自首於帝。帝以彥卿才幹有功，久在左右。命以私財遺死者家以贖罪。御史司憲崔沂劾奏「彥卿殺人闕下，請論如法。」帝命彥卿分析。彥卿對：「令從者舉置欄外，不意誤死。」帝欲以過失論，沂奏：「在法，以勢使令為首，下手為從，不得歸罪從者；不鬥而故毆傷人，加傷罪一等，不得為過失。」辛巳，責授彥卿游擊將軍、左衛中郎將。彥卿揚言：「有得崔沂首者，賞錢萬緡。」沂以白帝，帝使人謂彥卿：「崔沂有毫髮傷，我當族汝！」時功臣驕橫，由是稍肅，沂，沆之弟也。

五月，吳徐溫母周氏卒，將吏致祭，為偶人，高數尺，衣以羅錦，溫曰：「此皆出民力，奈何施於此而焚之，宜解以衣貧者。」未幾，起復為內外馬步軍都軍使，領潤州觀察使。

岐王屢求貨於蜀，蜀主皆與之。又求巴、劍二州，蜀主曰：「吾奉茂貞，勤亦至矣；若與之地，是棄民也，寧多與之貨。」乃復以絲、茶、布、帛七萬遺之。

己亥，以劉繼威為義昌節度使。

癸丑，天雄節度使兼中書令鄴貞莊王羅紹威卒。詔以其子周翰為天雄留後。

匡國節度使長樂忠敬王馮行襲疾篤，表請代者。許州牙兵二千，皆秦宗權餘黨，帝深以為憂。六月，庚戌，命崇政院直學士李珽馳往視行襲病，曰：「善諭朕意，勿使亂我近鎮。」珽至許州，謂將吏曰：「天子握百萬兵，去此數捨耳；馮公忠純，勿使上有所疑。汝曹赤心奉國，何憂不富貴！」由是眾莫敢異議。行襲欲使人代受詔，珽曰：「東首加朝服，禮也。」乃即臥內宣詔，謂行襲曰：「公善自輔養，勿視事，此子孫之福也。」行襲泣謝，遂解兩使印授珽，使代掌軍府。帝聞之曰：「予固知珽能辦事，馮族亦不亡矣。」庚辰，行襲卒。甲申，以李珽權知匡國留後，悉以行襲兵分隸諸校，冒馮姓者皆還宗。

楚王殷求為天策上將，詔加天策上將軍。殷始開天策府，以弟實為左相，存為右相。殷遣將侵荊南，軍於油口。高季昌擊破之，斬首五千級，逐北至白田而還。

吳水軍指揮使敖駢圍吉州刺史彭玕弟璄於赤石，楚兵救璄，虜駢以歸。

秋，七月，戊子朔，蜀門下侍郎兼吏部尚書、同平章事韓昭卒。

吳越王鏐表「宦者周延誥等二十五人，唐末避禍至此，非劉、韓之黨，乞原之。」上曰：「此屬吾知其無罪，但今革弊之初，不欲置之禁掖，可且留於彼，諭以此意。」

岐王與邠、涇二帥各遣使告晉，請合兵攻定難節度使李仁福。晉王遣振武節度使周德威將兵會之，合五萬眾圍夏州，仁福嬰城拒守。

八月，以劉守光兼義昌節度使。

鎮、定自帝踐祚以來雖不輸常賦，而貢獻甚勤。會趙王鎔母何氏卒，庚申，遣使吊之，且授起復官。時鄰道弔客皆在館，使者見晉使，歸，言於帝曰：「鎔潛與晉通，鎮、定勢強，終恐難制。」帝深然之。

壬戌，李仁福來告急。甲子，以河南尹兼中書令張宗奭為西京留守。帝恐晉兵襲西京，以宣化留後李思安為東北面行營都指揮使，將兵萬人屯河陽。丙寅，帝發洛陽；己巳，至陜。辛未，以鎮國節度使楊師厚為西路行營招討使，會感化節度使康懷貞將兵三萬屯三原。帝憂晉兵出澤州逼懷州，既而聞其在綏、銀磧中，曰：「無足慮也。」甲申，遣夾馬指揮使李遇、劉綰自鄜、延趨銀、夏，邀其歸路。

吳越王鏐築捍海石唐，廣杭州城，大修台館。由是錢唐富庶盛於東南。

九月，己丑，上發陜；甲午，至洛陽，疾復作。

李遇等至夏州，岐、晉兵皆解去。

冬，十月，遣鎮國節度楊師厚、相州刺史李思安將兵屯澤州以圖上黨。

吳越王鏐之巡湖州也，留沈行思為巡檢使，與盛師友俱歸。行思謂同列陳瑰曰：「王若以師友為刺史，何以處我？」時瑰已得鏐密旨遣行思詣府，乃紿之曰：「何不自詣王所論之！」行思從之。既至數日，鏐送其家亦至，行思恨鏐賣己。鏐自衣錦軍歸，將吏迎謁，行思取鍛槌擊瑰，殺之，因詣鏐，與師友論功，奪左右槊，欲刺師友，眾執之。鏐斬行思，以師友為婺州刺史。

十一月，己丑，以寧國節度使、同平章事王景仁充北面行營都指揮招討使，潞州副招討使韓勍副之，以李思安為先鋒將，趣上黨。尋遣景仁等屯魏州，楊師厚還陜。

蜀主更太子宗懿名曰元坦。庚戌，立假子宗裕為通王，宗范為夔王，宗金歲為昌王，宗壽為嘉王，宗翰為集王；立其子宗仁為普王，宗輅為雅王，宗紀為褒王，宗智為榮王，宗澤為興王，宗鼎為彭王，宗傑為信王，宗衍為鄭王。初，唐末宦官典兵者多養軍中壯士為子以自強，由是諸將亦效之。而蜀主尤多，惟宗懿等九人及宗特、宗平真其子；宗裕、宗金歲、宗壽皆其族人；宗翰姓孟，蜀主之姊子；宗范姓張，其母周氏為蜀主妾；自餘假子百二十人皆功臣，雖冒姓連名而不禁婚姻。

上疾小愈，辛亥，校獵於伊、洛之間。

上疑趙王鎔貳於晉，且欲因鄴王紹威卒除移鎮、定。會燕王守光發兵屯淶水，欲侵定州，上遣供奉官杜廷隱、丁延徽臨魏博兵三千分屯深、冀，聲言恐燕兵南寇，助趙守禦。又雲分兵就食。趙將石公立戍深州，白趙王鎔，請拒之。鎔遽命開門，移公立於外以避之。公立出門指城而泣曰：「朱氏滅唐社稷，三尺童子知其為人。而我王猶恃姻好，以長者期之，此所謂開門揖盜者也。惜乎，此城之人今為虜矣！」

梁人有亡奔真定，以其謀告鎔者，鎔大懼，又不敢先自絕；但遣使詣洛陽，訴稱「燕兵已還，與定州講和如故，深、冀民見魏博兵入，奔走驚駭，乞召兵還。」上遣使詣真定慰諭之。未幾，廷隱等閉門盡殺趙戍兵，乘城拒守。鎔始命石公立攻之，不克，乃遣使求援於燕、晉。鎔使者至晉陽，義武節度使王處直使者亦至，欲共推晉王為盟主，合兵攻梁。晉王會將佐謀之，皆曰：「鎔久臣朱溫，歲輸重賂，結以婚姻，其交深矣，此必詐也，宜徐觀之。」王曰：「彼亦擇利害而為之耳。王氏在唐世猶或臣或叛，況肯終為朱氏之臣乎？彼朱溫之女何如壽安公主！今救死不贍，何顧婚姻！我若疑而不救，正墮朱氏計中。宜趣發兵赴之，晉、趙葉力，破梁必矣。」乃發兵，遣周德威將之，出井陘，

屯趙州。鎔使者至幽州，燕王守光方獵，幕僚孫鶴馳詣野謂守光曰：「趙人來乞師，此天欲成王之功業也。」守光曰：「何故？」對曰：「比常患其與朱溫膠固。溫之志非盡吞河朔不已，今彼自為仇敵，王若與之並力破梁，則鎮、定皆斂衣任而朝燕矣。王不早出師，但恐晉人先我矣。」守光曰：「王鎔數負約，今使之與梁自相弊，吾可以坐承其利，又何救焉！」趙使者交錯於路，守光竟不為出兵。自是鎮、定復稱唐天祐年號，復以武順為成德軍。

司天言：「來月太陰虧，不利宿兵於外。」上召王景仁等還洛陽。十二月，己未，上聞趙與晉合，晉兵已屯趙州，乃命王景仁等將兵擊之。庚申，景仁等自河陽渡河，會羅周翰兵，合四萬，軍於邢、洺。

虔州刺史盧光稠疾病，欲以位授譚全播，全播不受。光稠卒，其子韶州刺史延昌來奔喪，全播立而事之。吳遣使拜延昌虔州刺史，延昌受之，亦因楚王殷通密表於梁，曰：「我受淮南官，以緩其謀耳，必為朝廷經略江西。」丙寅，以延昌為鎮南留後。延昌表其將廖爽為韶州刺史，爽，贛人也。吳淮南節度判官嚴可求請置制置使於新淦縣，遣兵戍之，以圖虔州。每更代，輒潛益其兵，虔人不之覺也。

庚午，蜀主以御史中丞周庠、戶部侍郎判度支庾傳素並為中書侍郎、同平章事。

太常卿李燕等刊定《梁律令格式》，癸酉，行之。

丁丑，王景仁等進軍柏鄉。

辛巳，蜀大赦，改明年元曰永平。

趙王鎔復告急於晉，晉王以蕃漢副總管李存審守晉陽，自將兵自讚皇東下，王處直遣將將兵五千以從。辛巳，晉王至趙州，與周德威合，獲梁芻蕘者二百人，問之曰：「初發洛陽，梁主有何號令？」對曰：「梁主戒上將云：『鎮州反覆，終為子孫之患。今悉以精兵付汝，鎮州雖以鐵為城，必為我取之。』」晉王命送於趙。壬午，晉王進軍，距柏鄉三十里，遣周德威等以胡騎迫梁營挑戰，梁兵不出。癸未，復進，距柏鄉五里，營於野河之北，又遣胡騎迫梁營馳射，且詬之。梁將韓勍等將步騎三萬，分三道追之，鎧冑皆被繒綺，鏤金銀，光彩炫耀，晉人望之奪氣。周德威謂李存璋曰：「梁人志不在戰，徒欲曜兵耳。不挫其銳，則吾軍不振。」乃徇於軍曰：「彼皆汴州天武軍，屠酤人庸販

之徒耳，衣鎧雖鮮，十不能當汝一。擒獲一夫，足以自富，此乃奇貨，不可失也。」德威自帥精騎千餘擊其兩端，左馳右突，出入數四，俘獲百餘人，且戰且卻，距野河而止。梁兵亦退。

德威言於晉王曰：「賊勢甚盛，宜按兵以待其衰。」王曰：「吾孤軍遠來，救人之急，三鎮烏合，利於速戰，公乃欲按兵持重，何也？」德威曰：「鎮、定之兵，長於守城，短於野戰。且吾所恃者騎兵，利於平原廣野，可以馳突。今壓賊壘門，騎無所展其足。且眾寡不敵，使彼知吾虛實，則事危矣。」王不悅，退臥帳中，諸將莫敢言。德威往見張承業曰：「大王驟勝而輕敵，不量力而務速戰。今去賊咫尺，所限者一水耳。彼若造橋以薄我，我眾立盡矣。不若退軍高邑，誘賊離營，彼出則歸，彼歸則出，別以輕騎掠其饋餉，不過逾月，破之必矣。」承業入褰帳撫王曰：「此豈王安寢時耶！周德威老將知兵，其言不可忽也。」王蹶然興曰：「予方思之。」時梁兵閉壘不出，有降者，詰之，曰：「景仁方多造浮橋。」王謂德威曰：「果如公言。」是日，拔營，退保高邑。

辰州蠻酋宋鄴，溆州蠻酋潘金盛，恃其所居深險，數擾楚邊。至是，鄴寇湘鄉，金盛寇武岡，楚王殷遣昭州刺史呂師周將衡山兵五千討之。

寧遠節度使龐巨昭、高州防禦使劉昌魯，皆唐官也。黃巢之寇嶺南也，巨昭為容管觀察使，昌魯為高州刺史，帥群蠻據險以拒之，巢眾不敢入境。唐嘉其功，置寧遠軍於容州，以巨昭為節度使，以昌魯為高州防禦使。及劉隱據嶺南，二州不從；隱遣弟巖攻高州，昌魯大破之，又攻容州，亦不克。昌魯自度終非隱敵，是歲，致書請自歸於楚。楚王殷大喜，遣橫州刺史姚彥章將兵迎之。彥章至容州，裨將莫彥昭說巨昭曰：「湖南兵遠來疲乏，宜撤儲偫，棄城，潛於山谷以待之。彼必入城，我以全軍掩之，彼外無繼援，可擒也。」巨昭曰：「馬氏方興，今雖勝之，後將何如！不若具牛酒迎之。」彥昭不從，巨昭殺之，舉州迎降。彥章進至高州，以兵援送巨昭、昌魯之族及士卒千餘人歸長沙。楚王殷以彥章知容州事，以昌魯為永順節度副使。昌魯，鄴人也。

太祖神武元聖孝皇帝中乾化元年（辛未，公元九一一年）

春，正月，丙戌朔，日有食之。

柏鄉比不儲芻，梁兵刈芻自給，晉人日以遊軍抄之，梁兵不出。周德威使胡騎環營馳射而詬之，梁兵疑有伏，愈不敢出，坐刀屋茅坐席以飼馬，馬多死。丁亥，周德威與別將

史建瑭、李嗣源將精騎三千壓梁壘門而詬之，王景仁、韓勍怒，悉眾而出。德威等轉戰而北至高邑南；李存璋以步兵陳於野河之上，梁軍橫亙數里，競前奪橋，鎮、定步兵御之，勢不能支。晉王謂匡衛都指揮使李建及曰：「賊過橋則不可複製矣。」建及選卒二百，援槍大噪，力戰卻之。建及，許州人，姓王，李罕之之假子也。晉王登高丘以望曰：「梁兵爭進而囂，我兵整而靜，我必勝。」戰自巳至午，勝負未決。晉王謂周德威曰：「兩軍已合，勢不可離，我之興亡，在此一舉。我為公先登，公可繼之。」德威叩馬而諫曰：「觀梁兵之勢，可以勞逸制之，未易以力勝也。彼去營三十餘里，雖挾糗糧，亦不暇食，日昳之後，飢渴內迫，矢刃外交，士卒勞倦，必有退志。當是時，我以精騎乘之，必大捷。於今未可也。」王乃止。

時魏、滑之兵陳於東、宋、汴之兵陳於西。至晡，梁軍未食，士無鬥志，景仁等引兵稍卻，周德威疾呼曰：「梁兵走矣！」晉兵大噪爭進，魏、滑兵先退，李嗣源帥眾噪於西陳之前曰：「東陳已走，爾何久留！」梁兵互相驚怖，遂大潰。李存璋引步兵乘之，呼曰：「梁人亦吾人也，父兄子弟餉軍者勿殺。」於是戰士悉解甲投兵而棄之，囂聲動天地。趙人以深、冀之憾，不顧剽掠，但奮白刃追之，梁之龍驤、神捷精兵殆盡，自野河至柏鄉，殭屍蔽地。王景仁、韓勍、李思安以數十騎走。晉兵夜至柏鄉，梁軍已去，棄糧食、資財、器械不可勝計。凡斬首二萬級。李嗣源等追奔至邢州，河朔大震。保義節度使王檀嚴備，然後開城納敗卒，給以資糧，散遣歸本道。晉王收兵屯趙州。杜廷隱等聞梁兵敗，棄深、冀而去，悉驅二州丁壯為奴婢，老弱者坑之，城中存者壞垣而已。

癸巳，復以楊師厚為北面都招討使，將兵屯河陽，收集散兵，旬餘，得萬人。己亥，晉王遣周德威、史建瑭將三千騎趣澶、魏，張承業、李存璋以步兵攻邢州，自以大軍繼之，移檄河北州縣，諭以利害。帝遣別將徐仁溥將兵千人，自西山夜入邢州，助王檀城守。己酉，罷王景仁招討使，落平章事。

蜀主之女普慈公主嫁岐王從子秦州節度使繼崇，公主遣宦者宋光嗣以絹書遣蜀主，言繼崇驕矜嗜酒，求歸成都，蜀主召公主歸寧。辛亥，公主至成都，蜀主留之，以宋光嗣為閣門南院使。岐王怒，始與蜀絕。光嗣，福州人也。

呂師周引兵攀籐緣崖入飛山洞襲潘金盛，擒送武岡，斬之。移兵擊宋鄴。

二月，己未，晉王至魏州，攻之，不克。上以羅周翰年少，且忌其舊將佐，庚申，以戶部尚書李振為天雄節度副使，命杜廷隱將兵千人衛之，自楊劉濟河，間道夜入魏州，助

周翰城守。癸亥，晉王觀河於黎陽，梁兵萬餘將渡河，聞晉王至，皆棄舟而去。

帝召蔡州刺史張慎思至洛陽，久未除代。蔡州右廂指揮使劉行琮作亂，縱兵焚掠，將奔淮南；順化指揮使王存儼誅行琮，撫遏其眾，自領州事，以眾情馳奏。時東京留守博王友文不先請，遽發兵討之，兵至鄢陵，帝曰：「存儼方懼，若臨之以兵，則飛去矣。」馳使召還。甲子，授存儼權知蔡州事。

乙丑，周德威自臨清攻貝州，拔夏津、高唐；攻博州，拔東武、朝城。攻澶州，刺史張可臻棄城走，帝斬之。德威進攻黎陽，拔臨河、淇門；逼衛州，掠新鄉、共城。庚午，帝帥親軍屯白司馬阪以備之。

盧龍、義昌節度使兼中書令燕王守光既克滄州，自謂得天助，淫虐滋甚。每刑人，必置諸鐵籠，以火逼之；又為鐵刷刷人面。聞梁兵敗於柏鄉，使人謂趙王鎔及王處直曰：「聞二鎮與晉王破梁兵，舉軍南下，僕亦有精騎三萬，欲自將之為諸公啟行。然四鎮連兵，必有盟主，僕若至彼，何以處之？」鎔患之，遣使告於晉王，晉王笑曰：「趙人告急，守光不能出一卒以救之；及吾成功，乃復欲以兵威離間二鎮，愚莫甚焉！」諸將曰：「雲、代與燕接境，彼若擾我城戍，動搖人情，吾千里出征，緩急難應，此亦腹心之患也。不若先取守光，然後可以專意南討。」王曰：「善！」會楊師厚自磁、相引兵救邢、魏，壬申，晉解圍去；師厚追之，逾漳水而還，邢州圍亦解。師厚留屯魏州。

趙王鎔自來謁晉王於趙州，大犒將士，自是遣其養子德明將三十七都常從晉王征討。德明本姓張，名文禮，燕人也。壬午，晉王發趙州，歸晉陽，留周德威等將三千人戍趙州。

此北宋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